

阿尔及利亚西撒问题策略研究

曹 华¹,刘世英²

(1.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2. 重庆邮电大学 外语学院,重庆 400065)

摘要:阿尔及利亚曾经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第三世界国家之一,基于其现代国家的构建历程,本地区的西撒问题自然是阿尔及利亚国内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直接参与、幕后支持和理性对待西撒问题后,阿在西撒问题上的策略基本没有本质变化,但这已经不是今天西撒问题的症结了。

关键词:阿尔及利亚;西撒问题;摩洛哥

中图分类号:D8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6)03-0023-05

西撒哈拉(Western Sahara)简称西撒,即1975年以前的西属撒哈拉(Spanish Sahara),是非洲大陆迄今为止最后一块还没有获得独立的前西班牙殖民,西撒问题(Western Sahara Dispute)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非洲历时最长和联合国耗资最多的殖民地问题。西撒位于非洲西北部,北接摩洛哥,东邻阿尔及利亚,南与毛里塔尼亚接壤,西濒大西洋。西撒面积约266 000平方公里,人口约26万(2004年),首都阿尤恩(Laayoun)。西撒绝大部分为沙漠,自然资源贫乏,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有渔业和磷矿业。

一、西撒问题的缘起

二战后世界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西属撒哈拉也爆发了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的起义,20世纪70年代初,西北非洲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等联合起来,共同支持西撒地区人民反对西班牙老牌殖民主义。1973年5月20日,这些国家帮助成立了西撒民族解放武装——波利萨里奥阵线(简称波萨阵线 Polisario,或叫西撒人阵),开始了西撒武装争取独立的斗争。在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和国际法院的干预下,西班牙撤走了军队,由此结束了在西撒的殖民统治,但是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两国根据各自理由对西撒提出领土主权要求,分别派兵“接管”了西撒大部分地区,造成大量难民涌向阿尔及利亚,在狭长的交界地带廷多夫建起了难民营,并于1976年初成立了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SADR),已经获得了77个国家的外交承认(本数据截止2005年10月,最近的一个是南非共和国)。西撒人民在民族解放武装带领下和阿尔及利亚等国支持下同新占领者展开了持久战,后毛里塔尼亚退出,摩洛哥到目前为止还控制着西撒93%左右的地区。1991年联合国促成了波萨阵线和摩洛哥之间的停火并派驻联合国特派团(MINURSO),任命联合国秘书长

收稿日期:2006-03-12

作者简介:曹华(1974-),男,四川达州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重庆邮电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理论和中东北非研究。

西撒问题私人特使,启动西撒公民自决投票程序,时至今日联合国花费了15亿欧元,公投仍然没有得以举行,波萨阵线几度威胁要与摩洛哥重新开战,30多年来西撒问题一直是联合国安理会和非洲社会的重要议事日程之一,阿尔及利亚作为西撒冲突一方(波萨阵线)的直接后盾,其立场历来备受关注。

二、阿尔及利亚卷入西撒冲突的国际和国内背景

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格局由两极对立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前苏联趁美国陷于越南战争泥潭之机,迅速扩充自己军力,取得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西欧国家和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绝大部分亚非拉殖民地获得了独立,第三世界开始作为一支重要的国际政治力量活跃在国际舞台。反殖反帝转变为反对世界和地区霸权的斗争,发展经济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首要任务。不结盟运动从反对集团政治和殖民主义转向关注第三世界的发展要求,使变革国际经济旧秩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诉求,这样的国际形势也给生机勃勃的阿尔及利亚提供了提升自己的有利环境。

阿尔及利亚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赢得了与法国先后进行谈判、公决、直到最后独立的权利。1962年独立以后,阿尔及利亚坚决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主张通过公决获得民族独立,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阿尔及利亚立国之初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发展,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工业基础,外交上带头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权益,积极推动不结盟运动,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倡议,被誉为“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先锋”,当时的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被称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

阿尔及利亚把自己看成是勇敢的民族,毫不妥协地反殖民主义,义无反顾地支持民族解放事业,比它的邻国付出了更高代价,这使阿尔及利亚不仅在马格里布,而且在阿拉伯世界里具有独特地位。阿尔及利亚人永远也不会忘记,阿建国的第二年,满目创痍,百废待兴,摩洛哥却对正在医治战争创伤的阿发动了边界战争,阿尔及利亚人在痛心自己国家软弱时更加痛恨摩洛哥。

在西撒问题上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不同,从未对西撒提出过主权要求。1972年阿与摩洛哥签署伊里夫条约,解决了棘手的边界纠纷,摩洛哥在条约中做出了让步,期望阿在当时已经初露

端倪的西撒问题上让步,摩要求阿确认,该条约包含了阿自动承认摩对西撒的兼并,遭到阿的否定,于是摩方一直拖延对这个条约的批准程序。另外,颇有国际影响的布迈丁总统将阿定位于世界舞台,欲在国际社会树立阿尔及利亚的大国形象,急需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安定的国内政治局势,所以阿尔及利亚开始并不明确反对摩洛哥与毛里塔尼亚分割西撒的计划,希冀摩洛哥尽快批准双方的边界条约。

然而到了1975年8月份,阿尔及利亚开始呼吁给西撒自治,并在非洲统一组织内为波萨阵线大力游说。阿政府此举分析起来大致出于以下五个原因:(1)阿尔及利亚期望摩洛哥的回报并没有兑现,经过长时间的交涉,摩仍然没有批准双方的边界条约;(2)阿担心,摩洛哥方面不批准边界条约,是打算利用在西撒问题上的有利地位,对摩、阿事实上的边界做出修改;(3)阿尔及利亚为宣传自己的反殖、反霸形象,重新审视西撒问题,把它作为非殖民化的正义事业,可以利用西撒问题为阿营造国际声誉;(4)阿尔及利亚处于布迈丁政权的后期,国内问题日益突出,因为阿一直参与西撒问题,为赶走西班牙殖民势力做出了重要贡献,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在西撒问题上得势,阿结果是一无所获,这激化了阿国内人民的不稳定情绪。布迈丁总统恰好可以利用这种情绪来转嫁国内注意力,所以极力支持西撒自治和独立;(5)阿尔及利亚官方声称,西撒人民必须有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即使是决定并入摩洛哥也是他们的自主选择,应该受到尊重。但是经历过自决—投票—独立过程的阿尔及利亚,确信自决肯定导致西撒实现独立的愿望。在阿尔及利亚方面看来,如果在阿的全力帮助下,波萨阵线经过武装斗争获得民族解放,并建立国家,阿肯定能极大地左右该国的内政外交,这样的结果还有利于阿尔及利亚对弱小的毛里塔尼亚施加更大影响力。一个新的撒哈拉国家成立,本身就说明了阿尔及利亚的功劳,新国家从价值取向来看,肯定是社会主义的、不结盟的、亲阿尔及利亚的。反之,如果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联合吞并西撒,那将对阿尔及利亚长远的国家利益构成威胁。

虽然阿尔及利亚也看中西撒潜在的经济价值,阿尔及利亚的主要铁矿都运往大西洋,必须经过西撒,而且西撒还可作为其矿藏储备基地,但是西撒问题对于当时强势的布迈丁总统来说,地缘政治和心

理上的因素要胜过经济考量:首先,他担心亲西方的摩洛哥兼并西撒后实力增长过快,会打破马格里布的力量均势;其次,他急需掌控更多出海口来平衡摩洛哥在这方面的优势;再次,摩洛哥对西撒的兼并还会助长摩的扩张野心,在摩、阿边界纠纷中得势不饶人;最后,他恪守民族自决原则和支持民族解放事业,能为他在第三世界赢得崇高地位与威望,西撒问题近在咫尺,自然与他“利益攸关”。

三、阿尔及利亚在西撒问题上的策略演变

阿尔及利亚根据当时的世界潮流和国际格局判断,西班牙殖民主义在西撒问题上的失败是注定的,所以阿谴责西班牙可以被理解成只是一种姿态,而挫败摩洛哥的兼并企图才是西撒民族解放斗争的主要方向。西班牙势力退出西撒后阿尔及利亚仍然坚持西撒问题是非殖民化问题,西撒人民发动的是民族解放战争。阿尔及利亚的基本立场是坚决维护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关于自决的原则规定,宣布1975年签定的马德里三方条约是无效的,波利撒里奥作为西撒人民的合法代表应该得到承认和各方面的支持。阿还指出,摩洛哥在1966-74年期间,遵循联合国、非统组织和不结盟运动反复强调的西撒人民自决原则,尤其是1970-73年,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三国首脑举行了三次峰会,哈桑二世国王都强调了撒哈拉人自己决定将来的必要性,但是到了1974年8月,哈桑二世突然改弦更张,宣布摩洛哥反对可能导致西撒独立的公民自决投票。

策略上,阿尔及利亚首先否认和摩洛哥有任何双边冲突,两国1972年签了伊里夫条约,已经永远地解决了边界问题,现有边界是国际承认边境线,不容侵犯。西撒问题是摩洛哥与波利撒里奥之间的矛盾,只有摩洛哥承认撒哈拉人的合法权利,并从西撒撤出各种人员,双方通过政治方式寻求解决问题,西撒战争才能结束。

其次,阿尔及利亚竭力为新成立的西撒国打开外交局面以赢得更多支持,1976年3月5日,阿尔及利亚第一个承认了刚刚诞生的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马上宣布断绝与阿尔及利亚的外交关系。波萨阵线1970-1980年代在外交上获得极大成就,主要得益于阿尔及利亚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形象。阿在国际上扮演国际争端的调停者,充当着南北集团、东西阵营、激进和保守政府之间的桥梁,同时,阿的革命经历、反帝经验和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以及倡导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在第三世界树立了极高威望,令摩洛哥难以望其项背。

阿尔及利亚积极拉拢利比亚,为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争取可观的军事、后勤、政治和外交上的援助。经过几次直接的武装摩擦以后,阿政府都意识到,直接卷入战争代价太大,后勤保障无以为继,谁也不能进行持久的沙漠战,阿尔及利亚便保持不与摩洛哥直接进行军事战斗而全力支持波萨阵线。阿尔及利亚在食物供应、人道援助、武器装备方面给予西撒国最大支持,为波萨阵线提供根据地和战略纵深,不让摩洛哥在战场上占到便宜,在非洲和第三世界挤压摩洛哥外交空间。沙德利总统时期,为谋求与美国、法国和摩洛哥改善关系,给国内自由化创造条件,在不放弃波萨阵线的条件下,阿逐渐让波萨阵线培养自己一定的独立自主能力。

摩洛哥也看到波萨阵线也变得更加独立,终于在1987年夏天承认西撒问题的症结是摩与波萨阵线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和阿尔及利亚,波萨阵线不是阿的代理人,而是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摩洛哥如此“让步”,是想至少从表面上给阿政府一个台阶,为阿减少支持并最终甩掉波萨阵线这个包袱制造舆论。阿盟峰会定于1988年在阿尔及尔举行,阿尔及利亚想在巴勒斯坦起义问题上显示阿拉伯国家的统一立场,同时也感到了与摩洛哥解冻关系能给自己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因此需要摩洛哥与会,1988年5月摩、阿复交,这件事被认为可能是西撒问题的一个转折点。两国复交联合公报称:“急切盼望国际社会为加速西撒问题公正地最终解决的努力,通过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和规范的公民自决投票,政治解决西撒问题,两国以极大诚意恢复外交关系”。摩洛哥是基于对两国关系未来走势的判断,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回到公决投票的立场。摩洛哥希图利用沙德利总统的温和立场,趁阿国内局势动荡,阿领导层在西撒问题上的矛盾激化的时候,采取一种体面的方式,可能使阿尔及利亚拉开与波萨阵线的距离。此时摩洛哥认为公民投票是摩、阿的最佳选择,公民自决投票结局可能对摩最为有利,能够实现摩洛哥制服波萨阵线和事实上兼并西撒的愿望。

苏联、东欧剧变后,世界形势急转直下,对第三世界产生了重大消极影响。阿尔及利亚减小了对波萨阵线的支持力度,但声明与摩洛哥互利互惠的政治经济关系并不影响阿对民族自决权的支持。北非

问题专家威廉·扎曼将摩、阿关系看作一个多重轮回,合作与敌对交替,既合作又对抗,这个轮回的原动力就是西撒争端。

此时阿尔及利亚国内面临政治和经济双重危机,腐败的世俗民族主义政权在自由化过程中面临巨大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私人银行都向阿政府施压。骚乱中,波萨阵线在阿尔及尔的总部遭到袭击,显然是群众不满政府花费巨资在波萨阵线身上,导致国内经济困境。迅速崛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更多关注国内社会和经济问题,而不是对外关系中的军事和政治问题,对波萨阵线让妇女大显身手的做法尤其不满,民众对支持波萨阵线已经感到厌倦,对西撒事业的热情也大大降温。波萨阵线看到阿尔及利亚立场软化,便威胁要废除1991年的停火协议,重新拿起武器来争取独立,但阿的主要援助国如沙特、法国立即在西撒问题上向阿政府施加压力,敦促阿政府与摩洛哥合作,阿尔及利亚进退两难。1991年12月,阿国民议会选举,民族解放阵线出人意料惨败,而伊斯兰拯救阵线获得多数席位,赢得下一轮投票已成定局。1992年1月11日,军方在第二轮选举前接管政权,迫使妥协的沙德利总统辞职。世俗民族政权退出后,军方在国内实行保守和专制政策,大家开始怀疑阿尔及利亚对波萨阵线的支持是否还会继续。正如叙利亚放弃支持黎巴嫩的理由一样,阿支持波萨阵线会背离其地缘政治目标。

军方任命的布迪亚夫总统遇刺后,军队在国内采取非常措施,外交上突出国家安全利益,又强化了在西撒问题上的立场,导致摩、阿关系急剧恶化,阿尔及利亚对波萨阵线的支援加强了,基本上回到了1970年代后期的立场:在支持西撒的同时,鼓励他们与摩谈判出一个结果,条件是不让这块有争议的土地落入摩洛哥之手。随着阿尔及利亚国内冲突达到高潮,阿意识到在马格里布的优势地位已不复存在,为了保持在西撒问题上与摩的较量,便积极改善与突尼斯和毛里塔尼亚的关系。1996年3月,摩、阿试图改善关系的努力中止,鉴于形势急剧恶化,联合国提出了削减驻扎在西撒的国际观察部队的动议。

摩洛哥方面也不得不顾及到阿尔及利亚在西撒问题上的立场,在对付武装伊斯兰势力方面需要阿的合作,更担心如果两国敌对情绪继续升温,阿有可能发动一场针对摩的民族战争来给国内危机降温,

使他们成为一直在努力避免的阿尔及利亚国内危机的牺牲品。布特佛利卡1999年当选阿尔及利亚总统后摒弃以前阿尔及利亚坚持改善摩、阿关系要“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思路,宣布要绕过西撒难题修补摩、阿关系,重建大马格里布。阿尔及利亚呼吁摩洛哥切实履行双方在美国休斯顿签署的解决西撒问题的协议,布特佛利卡对根据安南的建议推迟举行的西撒全民公决表示乐观,他还指出,西撒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举行自由、民主和透明的公决才能实现。

1999年7月24日哈桑二世国王去世,布特佛利卡作为10年来第一位去摩洛哥的阿尔及利亚总统参加了葬礼。9月,布特佛利卡总统访问美国,就西撒问题表态:“阿尔及利亚在西撒问题上的立场历来就很清楚,那就是基于联合国宪章承认撒哈拉人民的自决权,这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立场。特使詹姆斯·贝克在这个基础上,监督冲突双方都同意的休斯敦协议的执行,阿将承认一场自由、公正的公民自决投票结果。”2000年4月,非统开罗首脑会议期间,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突尼斯四国领袖在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主持下举行会议,商讨马格里布的地区经济合作问题。可惜好景不长,5月31日,法、美在安理会提出“在摩主权下西撒高度自治”的“第三条道路”,遭到阿和波萨阵线坚决抵制。布特佛利卡总统访问法国前,媒体盛传阿尔及利亚会松动在西撒问题上的立场,以赢得法国免除大量债务。布特佛利卡总统在巴黎的讲话使谣言不攻自破:“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独立战争赢得了宝贵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为自己也为别人,坚定不移遵循自决原则,包括那些在西撒、巴勒斯坦和东帝汶的人们。摩洛哥人是知道的,西撒问题属于联合国的管辖,我明白地向穆罕默德六世表明,这不应该成为摩、阿关系的绊脚石。我不会象沙德利总统和哈桑国王过去那样,从金字塔顶端开始构筑马格里布的团结合作,我们双边关系中有的其它问题等待解决。”布特佛利卡总统在美国和法国的讲话,表明阿尔及利亚寻求与摩洛哥改善关系,但是在西撒问题上,阿尔及利亚的立场并没有什么本质变化。

布特佛利卡总统公开拒绝第三方斡旋,但法国总统希拉克作为摩洛哥国王的密友,还是不停为改善两国关系奔走,据报道,利比亚总统卡扎菲也进行了调停。虽然阿和波萨阵线事先曾经声明不会接受

联合国的“第三条道路”、“四种解决方案”,科菲·安南还是在2001年2月发表了他关于西撒问题的报告。

另一方面,摩洛哥呼吁阿尔及利亚和国际社会谴责和制止波萨阵线的恐怖活动,尽量贬低阿尔及利亚在西撒问题上的积极作用:阿尔及利亚成了伊斯兰暴力行为肆虐的国度,摩洛哥官方在反对国内伊斯兰激进主义时,总是把阿尔及利亚作为反面教材,用阿尔及利亚的混乱局面来反衬摩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不停用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来证明,摩洛哥是在“避免投票引发战争”:真要在西撒进行选举或投票只会让伊斯兰力量获胜,从而使摩洛哥卷入像阿那样的暴力冲突。

四、阿尔及利亚策略走向

鉴于西撒国已经得到77个联合国会员国的承认,阿尔及利亚原本可以从捍卫一个合法政府的角度出发,更深入更直接地介入西撒问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方面,阿尔及利亚不愿意进一步恶化跟摩洛哥的双边关系,国内要求摩、阿关系正常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国际上要求马格里布加强合作的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国内对西撒问题有不同意见,历经内乱的人民群众已经不再那么关心西撒问题,领导层在西撒问题上的分野日趋明显,国内新兴政治力量大多反对继续为了西撒问题牺牲经济建设环境,所以阿尔及利亚政

府在西撒问题上越来越实用和克制。

同时,摩洛哥直接把波萨阵线作为交涉对象,给阿尔及利亚提供了回旋余地,阿尔及利亚淡出西撒问题虽有可能,但长久以来,西撒问题已经成为阿尔及利亚内政外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波萨阵线的支持是其政治理念和国际战略使然。目前阿国内社会和经济秩序逐渐得以恢复,为了保持政治的连续性,暂时沿袭以往在西撒问题上的立场是最佳选择。

参考文献:

- [1] 布迈丁·布迈丁言论选集[M]. 上海:上海出版社, 1974.
- [2] AZZEDINE LAYACHI. Economic Crisi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North Africa[M]. U. S.: Praeger Publishers, 1998.
- [3] ROBERT A MORTIMER. Maghreb Matters[J]. Foreign Policy, 1989,(8):161.
- [4] YAHIA ZOUBIR. Solution Needed for Western Sahara[J]. New African, 1989,(6):38.
- [5] YAHIA ZOUBIR, Daniel Volman, Back to Battle, New African, 1990,(3):19.
- [6] The Western Sahara Conflict: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J]. Africa Today, 1987, 34(3):44.
- [7] PAUL DELANEY. Why Morocco and Algeria are Tired of War[N]. New York Times, 1989-01-15.

Algerian Strategy on Western Sahara Dispute

CAO Hua¹, LIU Shi-ying²

(1. Institute of Middle-eas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2.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65, China)

Abstract: Algeria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cing third-world countries. Grounded on its national construction history, Algeria has been taking the Western Sahara dispute into its close concern in domestic and diplomatic policies. After direct involvement, support behind the curtain and rational reaction, Algerian strategy on the Western Sahara dispute does not alter in the nature, but Algerian role today is no longer the sticking point of Western Sahara dispute.

Key words: Algeria; Western Sahara Dispute; Morocco